

我遇到昔日女同桌张晴念,她似乎腰缠万贯

10



李子悦 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告别大学生活后,我来到南京。不久后,我进了一家网络公司,老板姓陈,也是80后,他让我负责搞影视。慢慢地,我周围汇聚起一些人:纯真可爱的苏小嘉;为了能进男朋友家显赫的大门刻苦准备公务员考试的乌朵灿;为了梦想从小城市逃逸出来的十朝;曾经是我的初中同学、现在已嫁为人妇且腰缠万贯的张晴念……

上期回顾

我辞职了,起初苏小嘉兴高采烈,可是很快,我们就入不敷出了。我去了一家杂志社工作,然而这家杂志社的处境并不好。幸运的是,苏小嘉很快就有了个赚钱的好点子。我们打算到上海去招商引资,为了赚路费,我找到一个替别人开会的差事,开会的类型有:经贸洽谈会、说明会、发布会、家长会、追悼会等。

都市情感

乌朵灿死了

乌朵灿动用了自己的各种关系,顺便搭上了自己的身体,终于考进了男朋友家的大门。后来他们果真结了婚,但是不久之后她却失望地发现,她倾其所有考进来的婚姻,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。空荡荡的大门里,没有豪门家族应有的繁华,没有书香门第的渊博,而是一所阴森窒息的牢房。

后来在一个疾风骤雨的晚上,她拉上了窗帘,熄灭了灯火,蓝色的闪电照亮了她苍白的脸,一些纯白色的药片和她一起散落在床上,只有老式时钟还在啪啪地转着,房间里完全符合一个死人应有的所有环境,包括气息都传递着死亡的讯号。是的,乌朵灿死了。我们谁也不相信,尤其是苏小嘉,她哭得凄厉而急促,足以把死去的乌朵灿再叫回来,可是她最好的朋友确实离开了。

我们被圈了400块钱

当我替别人开会的钱累积到足够在上海吃住一个月的时候,南方草木葱茏的季节也很快过去了,醉红白暖,花碾作尘,雨水仿佛憋足了劲,整天滴答着,消耗着万物的情绪,给植物们抹上了暗绿色。

我感觉不能再等了,于是在周末的一个早晨,我和苏小嘉去了上海。

第二天,我们老早就爬了起来,赶往投资会,我们要尽快拿到资金,快速启动,我们谁也不能再等了,苏小嘉已经毕业了,等不及了。

你们是投资的还是来找资金的?一个高个子男人对我们的到来说出这样的话,很明显,他

不欢迎我们。

我们是来拉投资的,我望着他尖尖的嘴巴说。

那边去,到那边先买两张票吧,他指了指对面的一个小窗口对我们说。

于是我们跑过去买票,人不是很多,队伍移动得很快,小窗口像个胃口不错的鳄鱼,一会儿吃掉一个,一会儿吃掉一个,很快就轮到吃我们了。

两张票四百元,但很快,当我们踏入会场的第一步我的心就凉了,多年的广告公司经验和自身的敏感气质告诉我,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空手套白狼式的骗局,主办方和投资方分明就是一家人,然后租个富丽堂皇的场地,利用创业者急切的心理,堂而皇之地用门票圈钱。羞愤难耐之际我报了警,可是来的人不是警察,却是门口检我们票的高个子,他满脸的凶相一览无遗,他警告我们不要再报警,否则会收拾我们,留一条路给我们去医院。我不明白我打110怎么会接到他那里去,只好自认倒霉。

离开会场,苏小嘉一脸的沮丧,但就是不开口说话,没有了以前的抱怨,我反而觉得不舒服,为了解缓气氛,我只好自言自语说:我替别人开了这么多会都成功了,为什么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反而泡汤了呢?

我们打的去了火车站,车站里全是人,但很快我们也加入到了纷乱的队伍当中,等待北上的列车。候车室里方便面的味道,香烟的味道,脚丫子的味道,以及汗臭味,纠缠在一起,点燃了车站大厅的紧张气氛。苏小嘉就对我说她感到头很疼,并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。

我说,那我给你买包口香糖

润一下嗓子吧。她点了点头,还是很痛苦的样子,我就出去了。

邂逅昔日女同桌

马路的中央,我拿着刚刚买到的口香糖,却怎么也冲不出一辆辆宝马和奔驰对我的包围,我的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擦到的,像触到了缝纫机上的针头,立刻血涌如注。

撞我的人还算讲道理,立刻把我送到了附近的医院里,我给苏小嘉挂了一个电话,让她不要着急。医生给我涂了药膏,扎了绷带,动作干净利索,在她手上,任何伤病,处理起来,比复制粘贴还要简单。

她猫着腰,细声细气地说,没有什么大碍了,最近几天不要吃鱼就好,一口典型的湖南音,击中了我满腔的怀乡愁绪。

你湖南的?我试着和她攀谈起来。

是的,你呢,她微笑着,看我,脸上流露出意外的喜悦。我随后说了一句湖南方言,逗得她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一笑,迅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们谈起了中学时代,我说起了我的中学女同桌,她家是炼猪皮的。

啊,她叫什么?好像叫张晴念吧。

你是柴柴?我看着她,她也看着我。

你是张晴念?我不置可否地看着眼前的这位医生。

柴柴,你是柴柴!快回答我,你是柴柴吧!张晴念激动地叫着,失去了一个医生应有的冷静。但突然很安静,谁也不说话了,空气窒息。

我找过你,张晴念吐出来的这几个字,像摔碎了的瓷器片扎进了时间的河里,等我去捞。

知道,我闷闷地答道,有些惭愧。

那你找过我吗?张晴念拿着一把镊子在桌子上嗒嗒地敲着,并不看我。

找了,没有找到。除此之外,我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说。因担心自己表现得太过于冷漠,又说,你可以问你们就业办的刘主任,我多次询问过他你的情况,但没有人知道你的情况,包括你的妈妈,你像是一个出色的卧底,消失得太彻底太干净了。

不,不,彻底消失的应该不是你,你消失得比死亡还要干净还要迅速,我找了你六年,我最美好的年华,都给了在路上找你的焦急。

张晴念决定给我们投资

我们正打算进一步叙旧追昔,苏小嘉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,她掀开我的裤腿不停地抚摸着问我怎么了,我说已经没事了,就皮外伤而已,很快就会好的。我看了一眼张晴念,指着苏小嘉介绍说,这是我女朋友小嘉。

张晴念故意抬高了声调说,哎呀美女!她的老到让我意识到了她的生活和我们的全然不同,她已经为人母了,我们现在是在和一个母亲说着话,和一个医生聊着天。

屋子里仍旧是我们三个人,张晴念看了一眼挂在墙壁上的钟,要留我们吃饭,等我一下,我去换件衣服,说完她收拾妥当桌上的物件去了另一个房间。

我问苏小嘉饿吗,饿,苏小嘉说。那你等等多吃点,我们相视而笑。这个时候张晴念走了进来,重新站在我们面前,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,于是看了一眼苏小

嘉,我发现她也惊呆了,她也望了我一眼,征求我的看法,如果说刚才的张晴念是星星一样的小巧迷人,那么现在的张晴念就是一轮凝结着薄霜的明月,浑身充满诱惑,脸蛋透明,眼神深不可测,上身罩着一件番茄色开衫,几根简单的线条,迎着对面的阳光闪着,腰上围着的是以白色为打底色的蜡染碎花小裙,泛着细光的小腿踩进皮鞋里,熠熠生辉,看上去清凉无比。

还愣什么呢,我们快出发吧。张晴念抓起桌子上的一把钥匙催我们。

我们跟着张晴念来到了医院后门的停车场,烈日之下,所有的车都奄奄一息地死了,只有一辆车,还鲜红地活着,跃入我的眼帘,一同跃入我眼帘的还有身着红色上衣的张晴念。我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,怕碰到自己,也怕碰到了车,这种感觉是极其微妙,没有坐在豪华车的不明白,没有待在珠宝坊里的人更不明白。

到了大马路上的一间饭店,张晴念给我们要了一些菜,大多是中看不中吃的,但也有我喜爱的剁椒鱼头,席间,张晴念问我们怎么来了上海,我们实话实说说要来找投资,而且被骗了,苏小嘉问张晴念这么有钱为什么还上班。

就是想找个地方打发时间,总不能老死吧?正好我又是这个专业,所以稀里糊涂地也就进来了。张晴念说完,掏出来一根烟,递给我,我没有要,苏小嘉也客气地回绝了,只有她一个人吐着烟雾。

我脸上发红,猛灌了一瓶啤酒,慢慢地吃着菜,我没有说话。张晴念一圈圈地吐着烟雾:我可以给你们投资。

葛荣借口找人攻破左人城,杨祯被暗箭所伤

3



付遥 著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《猎天下》讲述了那个英雄遍地走、豪杰比狗多的南北朝时代,杨忠、杨坚、高欢、侯景、宇文泰、独孤信、李虎等一世枭雄浴血奋战,终结三百年大分裂、大黑暗乱世的英雄史诗。七千契胡铁骑破百万叛军,七千白袍将士攻三十二城,经四十七战不败等恢宏的战场景象在书中一一体现,更有儿女之情令人荡气回肠!

上期回顾

追兵越来越远,高欢一家危在旦夕,他的儿子掉进河里,来追赶的侯景本是高欢兄弟,看情况紧急,帮高欢救起了儿子。黑压压的追兵即将到来,眼看走投无路,不料天空突然雷电交加,大雨瓢泼,一场大水堵住了追兵,高欢一家得以逃生,侯景也跟随高欢走了。劫后余生,高欢和侯景决定干一番大事。

人文历史

战事将起

杨祯登上城墙时,已经向杨闵介绍了所见情况,杨闵负责坞壁防御,沉默半晌,答应下来:“大哥放心,我一定小心应付。”

两人登上城墙,手扶垛口向下望去,数百胡骑簇拥着一员结实得像狮子般的将领,杨祯和颜悦色地向城下问候:“各位军爷辛苦,不知我有效劳之处?”

被拥在中间的狮子般须发直立的将领正是葛荣,他本是怀朔镇防御柔然人侵的镇将,早就在六镇中赫赫有名。葛荣听到杨祯声音并不回答,身边早有一名黑瘦的神将替他喊话:“我们正在追捕怀朔镇叛将高欢和侯景,他们朝这里跑来,你们可曾见过?”

杨祯手指西边:“确实有两人骑马到此,我们不肯收留,他们向西边去了。”

神将仰头向杨祯传话:“我们进去搜查一下,如果他们确实不在,我们掉头就走。”

杨闵担心葛荣喊兵找到娄昭君母子三人,侧头提醒大哥。杨祯当做没有听见,不露声色地大声答应:“好,请各位军爷进来搜查。”

葛荣看出杨闵神情有变,低声提醒神将:“坞壁之中必有玄虚。”

神将俯身在葛荣身边商量片刻,好像淹没在他胡须之中,过了一会扭头出来向上喊话:“你们城地甚大,我多调些人来,分头搜查。”

杨祯朗声答应:“好,左人城敞开门,请各位仔细搜查。”神将哈哈大笑:“痛快,稍等片刻。”

话音刚落,葛荣率先调转马头,策马向小河而去,胡须迎风飘摆。杨祯默不作声沿台阶走下城墙,杨闵急忙提醒:“大哥,葛荣不怀好意。”

杨祯望着忙忙碌碌的百姓,

语气低沉:“你刚才冒失了,葛荣看出你有话说,心中必然存疑。六镇胡人就食河北,像蝗虫一样四处劫掠,既然葛荣兵锋到达左人城,哪有不攻的道理?我们立即安排城中百姓收拾粮食,万一有事,大家就从后山密道逃命。你集合坞壁中所有能战的护卫,准备迎战。”

战事将起,时间紧急,杨祯在人群中找到儿子身影,叫到身边。杨忠已经将娄昭君母子安排妥当,看见父亲一脸严肃:“爹爹,什么事?”

杨祯轻轻抚摸儿子肩膀的坚硬骨骼:“六镇胡人准备进城搜人,你带领那母子三人从后山的密道离开,在山中藏起来,如果左人城没事,你们再回来。”

杨忠断然摇头:“爹爹,我要留下。”

杨祯按着儿子肩膀耐心劝说:“你刚才在城墙上,已经被葛荣士卒看见,他们进来便要找你盘问。你年幼不善言辞,如果被看出蛛丝马迹,城中百姓就要一起遭殃。这里的事情,有我和你叔叔就可以了。”

杨忠看着父亲花白的鬓角,涌起撼动心肺的悲情,杨忠答应,转身向家中跑去,在伙房找到娄昭君母子。娄昭君见杨忠进来,立即起身,高澄动作更快,大声说道:“杨大哥,这是什么粥啊?真好喝。”杨忠没有答他,急匆匆地对娄昭君说:“葛荣追兵要进来搜你们,快跟我走。”

娄昭君十分镇定,左右手拉着儿女:“没有什么好收拾的,走吧。”

内外夹攻

葛荣率领骑兵来到左人城下,火把聚集在一起照亮城墙,黑瘦神将向上高喊:“请城主打开城门,让我们进去搜寻,他们如果确实不在,我们即刻退走。”

杨祯仍然面露笑容:“开门可以,但要请大军向后退到河边。”

黑瘦神将不敢自作主张,俯身到葛荣身边,听他安排:“我带大军后撤,你带二百步兵进入坞壁后守门据守,我带骑兵向里冲,里应外合破了左人城。”

黑瘦神将点头答应:“将军放心,小小左人城岂能对抗大军?保证守到骑兵攻城。”

葛荣早有计谋:“我让步兵趁黑半路折回埋伏在城墙附近,你只要一动手,步兵就即刻架云梯攻城,不用等到骑兵。”

杨闵率领五百坞壁弓箭手在瓮城周围城墙上埋伏,杨祯带着几十名护卫下了城墙,进入瓮城,向外坞城门的护卫挥手,示意打开城门。咣当一声,两扇木门轰然洞开,门外葛荣军队手中的火把将城内照得通亮。黑瘦神将身披重铠,手持长槊,满脸肃杀之气,没有丝毫寻人的样子,在城门正中与杨祯相对而立。

杨祯语气缓和:“将军既要寻人,为何带来这么多手持武器的士卒?”

黑瘦神将身边火把林立,数十名暗扣弓箭蓄势待发的弓箭手藏身后排,对面只有两支摇摆不定的微弱火光,无法分辨隐藏在黑暗中的杨祯,他哈哈笑着说:“劳烦坞主点亮火把说话。”

杨祯没有多想,吩咐身边士卒:“点起火把。”

坞壁士卒的七八支火把凑在一起,火焰腾地跃起,照亮一片,杨祯身着老侯打造的赤黑铁甲,被几十名护卫簇拥在中间,十分显眼。杨闵隐身于城墙上,发现葛荣军队的后排士卒张弓搭箭,就要暗中偷袭,知道情形不妙,起身大喊:“不要点亮火把,快,灭掉火把!”

黑瘦神将借着光亮,发现坞壁两道城墙将城墙分成内外,心

中暗自吃惊,听到头顶有人呼喊,毫不犹豫执行葛荣命令:“射,射那黑铠坞主。”

弓箭手长箭上弦,准备就绪,举起如同满月的大弓瞄准火光正中的杨祯,数十支长箭从黑暗中喷射而出,直取杨祯。几乎与此同时,杨闵一声令下,隐藏在城墙上的弓箭手露出头来,箭雨向下倾泻,将葛荣叛军弓箭手的下一轮攻击压制下来。

雨点般的冰冷长箭如同恶灵,从黑暗中笼罩过来,杨祯来不及弓身躲避,只好挥动宝剑去磕,尾随而来的长箭哧哧射入他身上的铠甲,他脚步踉跄,身体被十几支弓箭向后推倒。周围坞壁士卒反应过来,用盾牌护住他的身体,七八只脚踏进内坞城门。

杨祯用尽最后力气大喊:“关门,快关门。”

透甲利箭

杨忠双手紧握粗铁刀混在坞壁士卒中,本想冲出去杀敌,却看见父亲被抱回来,不顾一切地冲到父亲身边。

杨祯看见儿子,脸上露出笑容:“我让你带着母子三人逃走,怎么还在这里?”

杨忠抓住父亲冰凉的左手,心里害怕起来,惊慌地向四周喊道:“刘御医,快来啊。”

百姓让出空地,只有杨忠单腿跪在地上,刘御医在人群簇拥中来到杨祯身边,蹲下检查箭伤。顺着杨祯左臂的铠甲渗出的血迹,找到一个巴掌长的伤口,这一箭插肉而过,并不严重。另一支长箭深嵌在腿骨中无法拔出,其他三支箭都插在胸前铠甲上。

杨祯苍白的脸上挤出笑容:“别想太多,动手吧。”

刘御医闭上眼睛,胸口鼓起,吸口气,听到身后人声嘈杂:“不好,索虏攻破城墙,快从后山

撤退。”

杨祯转动目光找到杨忠:

“去看看怎么回事。”

杨忠从地面跳起,迎面从前面退来的传令士卒大喊:“坞主,贼兵摸黑架起云梯登上城墙,马上就要杀过来了,杨大哥让你们快从后山撤走。”

“守住大门,能守多久就守多久,保护坞壁百姓撤入后山。”

杨祯用尽力气命令道,喘气停顿一下,用最后的力气说:“老刘,动手拔箭。”

刘御医点头答应,手缓缓伸向长箭。杨祯忽然间意识到自己性命危在旦夕,用失去亮泽的目光呆呆地看着杨忠,紧握他双手:“杨忠,你还小,不用与你叔叔一起打仗,赶快带着那母子三人逃离此处,与他们家人会合。现在北方兵荒马乱,你绕道山东,去南方投奔梁国,加入军中,誓要北伐中原,恢复汉人江山。”

杨祯提到北伐,双目顿生光彩:“老侯,杨忠交给你了,你带他走。”

跟随杨祯多年的老侯扑通一声跪倒,眼泪横流:“老坞主,有我在,就有杨忠在。”

杨忠的眼泪已经流尽,手握父亲冰凉的左手:“爹爹,我们一起去。”

刘御医一把推开杨忠:“快走,不要耽误我给坞主拔箭。”

杨祯闭上眼睛,缓慢说道:“杨忠,跪下,发誓,驱除索虏,重整汉人河山。”

鲜血大口地从杨祯嘴里涌出,杨忠眼泪迸出,跪地发誓:“驱除索虏,重整汉人河山。”

杨忠说罢放声痛哭,被老侯从后面人群外拉去,最后向父亲张望一眼,画面一辈子刻在他脑海里:月光下,父亲胸前亮光一闪,长箭簇头倒钩上带着被刺烂的肌肉,血箭横飞三尺……